

敲冰饮雪玩冰挂

□周益民

雪后初霁,顺手推开窗户,只见窗外香樟树上挂满了明晃晃、亮晶晶的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久违的冰挂。

在江南的小城生活了二十多年,虽然年年都会下雪,但是要见到美丽的冰挂却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些跃入眼帘的冰挂一下子激活了我的记忆,有关儿时冰挂的往事潮水般涌现眼前。

小时候,我对雪有一种特别的喜爱,每到下雪的时候就和小伙伴们兴奋地奔跑在雪地上,任千万只美丽的小精灵轻轻地飘落着在发梢、眉睫、脸颊,最好玩的要算堆雪人、打雪仗、玩冰挂。

一场雪下来,随着气温的升高,屋顶上厚厚的积雪就会消融成雪水,雪水沿着房檐慢慢滴落,在夜间气温降低时就形成了冰挂。一串串冰挂悬挂在乡村的房檐、枝头,成了雪后又一道靓丽风景。

乡村的冰挂晶莹剔透,千姿百态,有的像崖洞里的钟乳石,有的像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的又像青春少女的手臂,还有的像春笋、刀剑,它们千奇百态,美不胜收,吸引了我们瞪眼瞅,牵动着我们的神经。

我和小伙伴们常常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在一起,村村后到处乱跑,这里看看,那里摸摸,发现了宝剑状的冰挂,就敲下来学扮金庸笔下的武侠,和小伙伴们在雪地里“华山论剑”。

有时,我们也做一些恶作剧,乘小伙伴们不防备时,偷偷将一些冰挂塞进他们的后脖子,把他们冻得嗷嗷直叫,那些搞笑逗乐的场景,如今想起来还让人忍俊不禁。

累了渴了,就干脆敲几根塞进嘴里,像夏天吃冰棒一样有滋有味地嚼着,咬得

嘎吱嘎吱地作响。在那个缺少少食的年代,冰挂是冬天里天然的冷冻饮品,冰爽的感觉不亚于现在的小朋友吃冰淇淋。

玩冰挂体会更深的还是来自父母的温暖。每每父母看到我们冻得通红的小手捧着冰挂到处乱跑时,他们就会一边追赶一边心疼不已地将我们拉进屋内的火炉旁,偎进他们的怀抱,幸福顿时溢遍全身。

记得八岁那年,我因玩冰挂感冒了,母亲天天背着我踩着近尺深的雪到村里的医务室诊治,几天下来,我的感冒痊愈了,母亲却因此患上风寒病倒了。为此,我暗暗责怪自己太贪玩,连累了母亲。

儿时的乡村没有给我们富足的物质生活,但千姿百态的冰挂却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诗意,让我们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我们这些在村里长大走向了远方的孩子聊起冰挂往事,至今还留恋不已。

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无论我走向何方,无论远方有多远,我永远都忘不了家乡的那一串串冰挂……因为家乡的冰挂一面闪烁着儿时的欢乐,另一面凝结着父母浓浓的爱意。

很想下雪后抽一个日子去乡下体验一下冰挂的故事,奈何事务缠身。况且,也早已过了那种年少轻狂,对万事万物都好奇的年龄,特意回乡下体验这种感觉,恐怕有人会说我到这个年龄了还不成熟。

与其这样,还不如一个人沐着暖暖的冬阳,遥望故乡,静静想像乡村的雪从树枝上崩落的情景,聆听冰挂折断时发出的清脆的声音,一遍遍地回味那凝结在冰挂里的年少时光!

绝招(小小小说)

□张彦民

镇上两家猪肉铺子开业,一家是张三的,另一家是李四的。

李四和老婆商量:“得想办法把张三那边的顾客争过来。”

老婆眼珠一转:“在门口张贴广告,买五斤猪肉赠一块豆腐,买十斤赠两块,以此类推!”李四中老婆竖起大拇指:“用不上两天,顾客都得往咱这儿跑!”

两天后,李四那里的顾客果然多了一些,但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

李四老婆在柜台边直摇头:“看来力度还是不够。”

李四疑惑地看着老婆:“那还咋办呢?”

老婆交头嘟唇:“再打个九五折!”

李四手抓挠腮帮子几下:“那可少赚不少钱呢!”

老婆瞪一眼李四:“等着瞧吧!”

广告打出去之后,李四那里的顾客明显多了。

晚上看账本的时候,李四心里乐开了花:“虽说又赠豆腐又打折,但这钱一点也没少挣啊,老婆有绝招啊,说说看。”

老婆中李四偷偷地一笑:“不告诉你。”

可是,半个月后,李四家的顾客开始少了。

两口子着急,咋也想不明白:“难道张三有啥绝招?”

老婆让李四偷着去张三铺子那瞧瞧,可张三去后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他家的猪

肉价从来就没变过,唯一的变化就是去他家买肉的开始多了。”

老婆生气地踹李四一脚。

一年过去了,张三的肉铺,人气越来越旺。李四的肉铺,越来越冷清。

李四老婆如坐针毡:“咱们快想个法子吧!就算折本,也把顾客争过来!”

李四咬牙说:“好,七折销售吧!七折,真的折本了,总可以吧?”

老婆猛抽一下李四的肩膀:“咱拼了,看他张三还能雄气几天!”

于是,李四在自己家门口贴出张纸:“上等猪肉,七折出售!”

去张三铺子的人明显少了,去李四那里的人明显多了。李四眉开眼笑,做着发财的美梦。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又恢复了老样子。来李四这边买肉的多是一些新客户,老客户都往张三那边跑了。有的甚至愿意排队长队,也不过过来李四这边。

李四两口子十分纳闷:“这三张三有如神助,一样卖猪肉,愣是整不过他。”

两年后,李四的铺子撑不下去了,关门歇业,张三那张罗着要办猪肉连锁店。

李四两口子不甘心地问:“张三,都卖猪肉,你咋就行,有绝招说说呗。”

张三笑了笑:“别往猪肉里打水,也别卖速成猪,让大伙吃绿色猪肉……”

李四两口子脸刷地红了。

话剧《年青的一代》》文章的初末。朱老感慨地说,他不写出来再也沒有人记得那些往事了!9点刚过,相约一起去拜见林树阁老人的叶葆菁和1964年参加《年青的一代》剧演、饰演“周婕”的尹静娴也先后赶到了。

在38路公交车上,尹阿姨向记者介绍了自己,她是江苏镇江人,1962年从当时的铜陵卫校毕业后在铜官山矿门诊部上班,后在原铜陵有色职工总院护理部退休,参与话剧《年青的一代》演出时正好20岁。叶老在旁开玩笑的说,她当时只是个小鬼。尹阿姨立即反驳:“你不也和我同一年参加工作的吗!”1962年的7月,24岁的叶葆菁从西安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当年11月份被分配到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记者曾在去年8月份采访过叶老,对他的情况有点了解,叶老当年他在除了工作上成绩斐然外,业余也喜欢从事诗歌、小说等文学创作,他是单位里的宣传委员,工作之余要出黑板报,还要教单位员工唱歌。我问叶葆菁为何只收藏了《年青的一代》节目单,而他这个当年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却没参加话剧演出呢?叶老不遗憾地说,当时工作太忙,且参与演出的人员已定,机关团委领导没有选中他,但是正因为有他当年有心的收藏,才触动了小朱他们今天尘封的记忆。

闲聊中,不知不觉中已到目的地。我们四人在金口岭附近的一处居民

巍巍太行,莽莽苍苍。

在太行山深处的悬崖上,你会惊叹于那样一种存在。陡峭的太行绝壁,几十米,上百米高,在悬崖之上,竟然顽强地生长着一种植物,那就是崖柏。它们在峭壁上巍然屹立,仿佛是一个英雄,有些无比悲壮的色彩。

你无从想象,当年,这颗种子是如何落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而种子又是如何深深地扎根在浅浅的浮土上,扎根在悬崖缝隙里,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没有土壤,甚至水源,甚至连栖身的地方都小的可怜。可是,它们没有抱怨,强大的生命力给予崖柏巨大的力量。活下去,就是崖柏的全部信仰。

崖柏是孤独的,在旷野无边中,只有它每日与峭壁为伴,没有水,没有土,甚至享受一下阳光,都是奢侈的。可是,崖柏紧紧地抱着峭壁。孤独也要精彩。于是,它将自己的身躯依着山势扭曲着,盘根错节,直到,成为一株傲立于天地间的崖柏,成为让人赞叹不已的风景。

我曾见到这样一株崖柏,它的根非常粗壮,纹理清晰。在断裂的地方,年

在漫长冰冷的冬日,谁不喜欢那一抹温暖的冬阳。

冬天的早晨,太阳缓缓地升起,像一位行动迟缓的老人。瓦上敷着的厚霜,一点一点消融,屋顶变得潮湿了,像下了一场细细的微雨。明媚的阳光,斜斜地射进院子里,院子一下有了生气。

阳光就这样落下来了,像雪花,轻盈无语,又似长了绒毛。我仰起脸庞,阳光干净而透明,有点恍惚,穿过树叶与树之间的缝隙,投下淡淡的影。

冬天,闲下来的母亲,喜欢在阳光下糊布壳子,一种做鞋子的原料。在一洁净光滑的木板,把平时收集的边角布料,或



雪落梨桥

汪勇摄

崖柏的风骨

□王南海

轮如发,清晰可见。人们抚摸着其断裂的截面,说:“不知道它已经生长了几百年。”是啊,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它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它似乎已经看淡了风霜雨雪,看薄了是是非非,一切都是一种宁静豁达,而淡泊自然的状态。

人们说,崖柏色彩是那么沉静,时间越久,油性越显,越有香味。你很难想象,这样一种经受了自然磨砺的树木,竟然可以散发出让人陶醉的清香。你细细地闻那种香,芳醇浓郁,温润绵长,仿佛那些岁月的粗糙,没有在它身上留下抱怨和阴霾,反而让它越发岁月之美,自身都散发着浓浓的香气。

山风肆虐,崖柏形成了极为扭曲的造型。而这种扭曲,却形成了莫大的美感。有一株崖柏的根茎,仿佛象燃烧的熊熊火焰,它们簇拥着向上,向上,似乎代表着崖柏的风骨。无论如何艰难,也要不断攀升。而另一处的崖柏,则枝杈很多,像极了开屏的凤凰,呈现出一种舞者的美。有的崖柏竟然形成了漂亮的“阴阳色”,红白相间间,仿佛是一幅

冬日暖阳

□孙荔

不穿的旧衣,一层糊子,一层布地贴,贴上四五层后,拿到阳光底下曝晒,于是,我们穿在脚上的布鞋,便贮藏了阳光的温暖。冬天阳光下,母亲也晾晒腌制萝卜干,切细拌上佐料,盛放在竹篾里,这样一年里,我们就可以慢慢品尝和回味阳光的味道。

冬天,村里人喜欢在老屋前晒太阳,扎堆似的聚在一起,说着陈年往事,这时屋顶上都是阳光,阳光无遮挡,老人们稀疏的白发,也在吸收阳光。

有阳光的冬天,真好。冬日暖阳像个好脾气的老人,温和地抚摸一草一木,又宛若记忆深处的爆米花,带有粗糙而又拙朴的香味。这时,我喜欢慵懒地坐在窗

自然天成的画卷。而那奇特的纹理,似乎写满了光阴的故事。还有的崖柏根部,乍一看过去,像极了一只回头鸣叫的小鸟,长长的尾巴活灵活现的。

崖柏是美的,美得让人惊心动魄,美得让人慨叹不已。也许崖柏从一粒种子时,就知道,自己没有良好的生存环境,但是,生命一场,就要珍惜。它要追求的从来不是完美,也不是永恒,而是一种生命的力量。每日以悬崖相对,每日努力地生长,天长日久,它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香,独特的香。这种美,是任何一种植物无法比拟的,是崖柏独有的震撼之美。

而人,不应该像一株崖柏吗?无论出身如何,无论在哪里成长,我们都努力向上,朝着天空,朝着阳光,朝着光明,朝着希望,尽管卑微,却不低贱;尽管平凡,却充满信仰;尽管面容丑陋,却内心含蓄。这才是一种生命的风骨。

做人,应该乐观豁达,像一株昂然的崖柏,任它寒风凛冽,任它悬崖绝壁,一切的环境,只是让我们变得更美,更加充满香气……

下阳光里,捧着一本线装书,阳光疏疏穿入窗棂。我想古代的冬阳一定比现在更洁净,像明眸皓齿的女子,多出寻常百姓家,因为不梁富贵气。

深吸一口冬日阳光,一种特有的甜丝丝的味道。这时空气犹如清澈的流水,缓缓穿透身体,很滋润。我们人类,多像一茬茬的庄稼,脚下吸足了水分,身子储藏了丰厚的阳光,一代代枝繁叶茂。人世虚实相生,因为冬日的阳光,心生暖意,天地清静,尘世间的烦恼,也随水成尘了,此刻,心间似乎升起一朵莲花。

谁能想到,寻常一日,因一窗冬阳,让人感受一份禅意和美丽。

铜官山

枞阳,坡上村79写意

□周宗雄

行走

在一条山路上漫步
我受到花树的簇拥
自然、无声、有形

有的牵牵我的衣襟
有的吻吻我的脸颊
有的招手
有的点香
有的吐香
有的干脆唱起
美妙动听的歌声

面对大自然的盛情
我却很拘谨
脚步轻轻抬起
又轻轻落下
生怕踩痛了
山的神经

下车

刚从车里出来
便遇见了
坡上村79的主人
中等的身材,黝黑的皮肤
弥勒佛般的笑容

不容我们诧异
银铃般的笑声
轻轻地飘来
又悄悄地隐去
只留下罗数的倩影

落座、喝茶、寒暄
男女主人告诉我们
你们下车了
就成了坡上村79的村民

从此,你可以奢侈地享受这里的
甜甜的空气
慷慨的阳光
绿色的风……

坡上村79

坡上村79很大
一眼望不到边
坡上村79很小
只有两位村民

男的是村的主人刘毅
女的是刘毅的压寨夫人
他们却统领着一支庞大的队伍
——数不清的树木
十五口山塘
以及漫山遍野的花香
无数的溪流
跳动的鸟鸣

看腻了上海滩的风景
厌恶了大都市的噪音
于是,他们逃到了
浮山脚下
种植了这方宁静
做起了现代的陶渊明

站在
朴素而浓醇的土地上
我渴望我孱弱的诗句
冲破山岚的围困
成为坡上村79山顶上
一颗忽隐忽现的星辰

我想

我想成为坡上村79的
一位村民
披星戴月
围着坡上村79的田野
遍植我的庄稼
小小的梦

我想成为坡上村79的
一棵松树
挺胸挺臂
摇曳在山顶
成为画家们描摹的
壮阔的风景

我想成为坡上村79的
一只蜜蜂
采坡上村79的花
酿坡上村79的蜜
甜坡上村79的心

我最想的
我的梦随着春天
破土而出
成为坡上村79的
一片草叶
一缕花香
一粒繁星……

芳菲的记忆

□方威达

装修得也很好,她说以前家住在铜陵有色公司办公大楼附近的小区,由于年龄大了,爬不动楼梯,前几年儿女孝敬,为两老买了这处有电梯的楼房。我们正说着时,林树阁拎着瓜子、花生开门进来,原来他是为我们准备零食去了。朱益华立即迎了上来,紧握着林树阁的手:“老领导!”林树阁连忙说:“我可不是你的领导。”朱益华笑着说:“你当时是公司直属机关团总支书记,是我们这些青年人接触到的最大的领导,你永远是我的领导!”朱益华跟记者说:“林书记当时很严肃,抓演出工作时很认真,我们这些青年人很是敬畏他。”林树阁听后也笑了起来,连忙招呼我们坐在沙发上,喝茶、吃零食。

林树阁今年84岁,比朱益华大10岁,他是1954年从蚌埠来铜官山铜矿从事修路工作,最初只是个工人。当时铜官山铜矿投产还不久,工人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分很差,矿山没有什么机械化设备,修路工作大都靠

肩挑手抬,住的是芦席、竹篱、牛毛毡搭建的工棚,吃大食堂4毛钱一天。因为太辛苦,同时来的30多人,大多数人都走了。不久,矿山引进了不少设备,林树阁进入机械化大队,开推土机,新中国自行设计建设的第一个有色金属露天开采也就是那时开始的。1963年底,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直属机关党委决定组建工业业余剧团,排演话剧《年青的一代》,时任公司直属机关团总支书记林树阁和直

属机关工会主席谢七保负责组织实施。尹静娴向林树阁打招呼,问他还认不认识她饰演“周婕”的小尹了?林老连忙说认得,认得,已有很多年没见面了,曾在报纸上看过她荣获“全国孝亲敬老之星”的先进事迹。尹静娴说那已经是以前的事了,104岁的婆婆已去世了,她现在也是好婆婆、好奶奶了。

朱益华向林树阁说明了来意,给他看当年话剧《年青的一代》的节目单和他在《铜陵有色报》上发表怀旧文章,朱老对他这位年青时候的“老领导”很是尊重。叶葆菁笑着说,节目单是他保存的,他保留了小朱和小尹的青春记忆。尹静娴立即说才不感谢他呢,要感谢朱益华写的文章,让她想起许多细节来。话剧《年青的一代》在当时曾风靡全国,教育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因此有色公司直属机关团委选择排演这台话剧。当年演员演出的服装都是自己准备的,各